

晨报记者 孙立梅

“幸亏两年前我们搬出来了哦，要不然，都不知道现在什么样子！”

疫情以来，尤其是看到本市老旧小区出现群体性疫情之后，上海市民邵素珍夫妇不断地跟家人、亲朋好友、过去的老邻居们重复这样一句话。

而邵素珍夫妇口中“两年前搬离”的地方，正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旧里之一——宝兴里。

其实，宝兴里所在的黄浦区金陵东路地块启动全市瞩目的旧改工程之后，不少居民都有过犹豫不决，想过讨价还价甚至“钉住不动”。但宝兴里社区党总支书记徐丽华和其他居委干部们，一遍一遍上门劝说：“旧改的阳光照进来了，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错过了，真的会遗憾一辈子！”

经过2022年这波疫情，当年居委干部们苦口婆心劝告居民的话，被如今已经散布在上海各处的老居民们重新提起，并且有了更为直接的感受：幸亏！幸亏我们搬了！

“搬家，我们等了几十年”

邵素珍夫妇如今住在宝山路上一套52平方米的老公房里，两室朝南，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。虽然条件算不上优越，但比起之前只有15.5平方米的宝兴里旧居，邵阿姨表示非常知足了，“这次搬家，我们等了几十年，真的是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旧改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好处。”

虽然位于金陵东路上的黄金地段，但宝兴里小区内多数房屋建成于1916年至1944年间，是典型的“老旧小”小区。人均居住面积狭小，楼梯逼仄不平，多年来各种私自搭建，外来者已经看不出每栋建筑内部原本的样子了。因为无法安装下水管道等原因，宝兴居委涉及的1136证居民家中，超过一半家中没有卫生设施。厨房，在过道上；上厕所，靠痰盂；洗澡，只能去小区里简易的收费浴室。

邵阿姨的儿子许先铭是现任宝兴居委的干部，也是宝兴里土生土长的孩子。他介绍说，许家之前住的是临街骑楼的三楼，面积只有15.5平方米，小时候家里住着一家三口和奶奶总共四个人。上小学后，因为家里实在没法提供学习和休息环境，他只能住到小学老师家里。“我就读的那个年级所有老师家，我都住过，一周换一家。我是吃百家饭、睡百家床长大的。”

在宝兴里，许家的住房情况甚至还算不上是最窘迫的。徐丽华介绍说，宝兴里户均

居住面积仅12.6平方米；三代乃至四代同堂、残疾人一年到头无法出门、马桶安装在冰箱旁边的情况，比比皆是。过去几十年中，政府做过几轮大修和“微更新”，但宝兴里的底子如此，修修补补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。

对像邵阿姨这样无法靠自身能力离开这里的居民来说，旧改，几乎是他们改善居住环境、过上更好生活最大的乃至唯一的机会。2019年7月8日，市委书记李强来到宝兴里社区实地调研走访，使他们多年的期盼成为现实。金陵东路地块旧改工作于2019年7月9日启动，签约截止于2020年3月5日。

“旧改创造五个第一”

盼了几十年的旧改终于来了，宝兴里居民的心情是雀跃而复杂的。尤其是补偿方案发布后，面对实实在在的“真金白银”，没人不希望“多点、更多点”。在居民自发组织的微信群里，各种关于旧改补偿价格的消息满天飞。因此，在二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询投票前，宝兴居委干部做了大量解释、劝说的工作。

因为许先铭是居委干部，邵素珍夫妇也曾向儿子打听过，是不是真的“毫无运作空间”？许先铭直接告诉父母：“征收政策都是公开透明的，不要挣扎，越早签、越早搬越好。别人跟你说晚点签钱会多，你不要睬他，多余的举动真的没必要。”在儿子的劝说下，邵阿姨成为宝兴里最早签字的居民之一。

在不到半年时间里，金陵东路地块旧改项目接连创造了黄浦区旧改居民参与度、大体量旧改项目一轮征询赞成率、二轮征询首日签约率、二轮征询居民签约速度、搬迁率等“五个第一”的记录，最终实现了大规模地块的“零强迁”。

在离开宝兴里之后，邵阿姨与老邻居们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尤其在疫情期间，大家都会关注彼此的生活和健康情况。“以前说起宝兴里，大家还经常说舍不得啊。但疫情之后，大家都在庆幸，幸亏搬出来了，真的是要感谢旧改！”许先铭说。

如果没有旧改动迁，老旧小区出现的群体性疫情，是不是也可能发生在宝兴里？徐丽华非常感慨地回答：“不是‘可不可能’，而是同样的情况‘一定’会发生！以宝兴里的居住情况，如果一家出现阳性，那是会传染一大片，因为邻居避无可避。这个话题，我们居委内部，以及跟迁走的老居民们都讨论过很多次了，我们真的是为宝兴里居民感到庆幸！”

“老朋友们迁走了，但宝兴里的温度还在”

从居住环境实实在在的改善，到疫情期间居家生活的健康与安心，宝兴里居民毫无疑问是上海旧改工作的受惠者、受益者，以及宣讲者。邵素珍说：“指望通过旧改发财，那是不可能的；但通过旧改改善居住条件，那是确实确实的。经过这波疫情，我们的体会就更深了。”

众多老居民都向徐丽华表达出了跟邵阿姨同样的意思，这让做了多年居委工作的徐丽华深有感触：“民生工程”和“民心工程”，是如此真实可感，如春风化雨般打动人心。

其实，宝兴里旧改之所以引起全市关注，除了黄金地段的地理位置之外，还因为它的光荣历史：1949年12月，“宝兴里居民福利委员会”宣告成立，这是上海市第一个、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由居民自发成立的居民委员会，宝兴居委从此被称为“申城第一居委”。

一代又一代宝兴居委干部们的努力工作，居民们都看在眼里。即便已经搬离两年多，老居民们依然把宝兴里当作“娘家”，把宝兴居委干部们当作“亲人”。社区党总支换届选举，徐丽华以为居民离得那么远不会过来了，没想到当天来的人非常多，“他们不愿意把党组织关系迁出去，毕竟一步步见证了宝兴里的历史”。疫情之前，好几位宝兴里的热心志愿者，甚至积极主动地乘公交赶过来，继续做宝兴居委的志愿者。

在新小区遇到难题，很多人尤其是老人，也会习惯性地打电话到宝兴居委求助。居委干部李琳就曾接到一位搬家到浦东的孤老求助，说封控在家，菜断了好几天了。李琳找到对应街道的联系方式，打电话过去询问情况，最终解决了问题。

徐丽华现在还跟很多居民保持着密切的微信联系，他们一直都在关注宝兴里的现状：徐书记，我们的老房子开始拆了吗？最近居委工作忙吗？幸亏我们搬走了，否则（疫情期间）你们的工作得翻好几倍吧？

答案是肯定的。徐丽华坦言，社区治理不仅考验着社区工作者的智慧、能力等软件，更考验着住房条件这样的硬件；而旧改工程，正是对改善社区硬件方面力度最大的支持。“宝兴里的旧改动迁，既是宝兴里居民之幸，也是我们这些居委干部之幸。看到这些曾经朝夕相处的老朋友们过上比以前更好的生活，我们为他们高兴。我们也一直跟他们讲：你们人搬走了，但宝兴里的温度还在。”

记忆犹新

告别宝兴里之后他们都说了『庆幸』

